

【本草春秋】

## 茶树鼓新芽

□赵阿芳

记得很清楚,那是1987年的春天,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调往沂蒙山任职。在那个消息闭塞的年代,也不知父亲怎么得知的讯息。他托老朋友往莒南试验站跑了好几趟,终于讨来两株抗寒茶树苗。

茶苗细得像我铅笔盒里的蜡笔。母亲一脸的难以置信:这南方的娇贵东西,在北方能活吗?

“她们可是会看人脸色长,有灵气儿的呢。好好对她,她肯定能长好。”父亲很有信心。

父亲在我家院子东南角砌起挡风石墙,碎蛤蜊壳拌着花生麸,培出个骆驼背似的小土丘,又找来一块油纸,搭了粗糙的暖棚,两株茶苗从此在我家安家落户。

年底腊月头场雪那夜,父亲把我大叔给他的军大衣裹在茶苗根处保暖。记得那时冰碴子顺着棉絮往他指缝里钻,他却是一脸春色,眼神都是亮晶晶的。现在才知道,那时的父亲,在精心守望着一个希望。

酷热的夏天,我高考落榜了。暑气炎炎的夜晚,我蹲在院角的茶树旁边流泪边撕课本。哭声惊飞了叶底的七星瓢虫,光晕里茶花却正在夜露中缓缓绽开。

父亲不知站在我身后多久了,他捧着一个搪瓷缸,里面是他最喜欢的酃茶。缸身磕碰的凹痕里积着经年茶垢。“芳子,喝杯茶清凉清凉吧。”他吹开浮沫的声响,像极了童年教我吹蒲公英的模样。

我乖乖地把茶缸接过来,喝了一口,苦得我直皱眉头。

“这浓茶啊,入口像吃药,一会儿就品出蜜味啦,你细品品,这茶可是咱们自己炒的呢。”父亲提示道。

确实如父亲所说,茶汤的苦味滑过喉头后,有丝难以明说的甜意在后槽牙打转,混着搪瓷味的回甘一阵阵在口腔里回荡。

“你瞅瞅这花骨朵。”父亲掐下一朵米粒大的茶花搁在我掌心,“开得比牡丹晚,香气却能在舌尖停三春。”

蝉鸣声里,父亲拎起浇菜用的铁皮壶,将凉白开徐徐淋在树根:“你听这声儿——”水流渗入泥土的响声中,竟夹杂着气泡破裂的脆响。“根须在喝水呢。”他蘸着茶水在石板上画曲线,“闺女啊,人生的道儿啊,比茶叶脉络还曲绕,可到底都通着主茎,不管走哪条道只要你用心,都能过好这一生。”

难熬的夏天终于远离,那年深秋,我打起行囊,奔向远方。出发的那天清晨,茶树突然爆出十几枚新芽。父亲采下一朵最肥的芽尖夹进我的笔记本,叶脉在纸页上洒出墨绿的航线:“芳子,你要记着,苦后回甘的劲

道都在叶筋里呢。”

惊蛰,清晨的露珠还凝在窗台,父亲已蹲在茶树根旁松土了。他总能在茶枝爆芽时准时惊醒:“这是根须在地底打更呢。”

“看这老叶上的纹路。”他摘下半片越冬老叶对着日头。叶脉在光线下变成金色的河网,1998年那场胶东大雪冻出来的疤,倒成了春芽的引水渠。

父亲的茶剪磨得发亮,手柄缠着我儿时的红绸绳,老病枝在他的剪刀下断得利落又慈悲。

每年的春分,他都会隆重地泡上一壶茶:粗瓷壶里抓把两三年的老陈茶,再加上当年最新的头茬芽茶,茶水注下去,三代茶叶在漩涡里浮沉。他管这个叫三辈子茶。

“看,这老叶托着新芽往上顶呢,咱们村啊,现在可以推广种茶增收了!”茶叶在茶杯轻舞飞扬,父亲笑起来时眼角的褶皱,那些被岁月犁出的沟壑里,兜住了满溢的春光。

清明的第一场细雨里,我带儿子回到老屋。等待拆迁的老屋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鲜活,耳边是呼呼的春天的海风,眼前是衰草连天的老院,这还是我记忆中长大的家吗?

儿子突然指着树根惊叫:妈,快看,俺姥爷的茶壶!

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父亲当年手砌的贝壳墙残基依旧能看出蛤蜊皮的灰珍珠色,两株老茶树依旧在静静守望着小院。扒开茶树底部的碎石块,那个磕破了壶嘴的瓷茶壶倒扣在土里,内壁结着的茶垢已凝成了山水纹。

暮色漫过斜阳时,三十年光阴在茶汤里静静洇开:那年的海风正在叶底回旋;那年的月光给新芽镶银;那年的茶园枝头挂上了红绸;此刻,在茶树皴裂的老皮下,又隐约爆出几星鹅黄——恰是父亲当年教我辨认的,春天最初的模样。

儿子说,胶东绿茶上热搜了。我突然想起父亲当年围在茶树上的军大衣和挂在茶枝上的温度计。

晚风掠过老屋,几十载春天的茶语忽然簌簌作响。儿子将那把旧茶壶仔细装进了铁皮盒,他轻哼着父亲教会他的京剧老生唱段,新一轮蓬勃的萌发在茶树枝头酝酿,饮着旧年月光与新雨,把根须悄悄伸向父亲长眠的山坡茶园,在四月的春风里摇曳,像极了父亲那晚亮晶晶的眼神。

从老家回来的那晚,我做了一个梦:父亲笑吟吟地站在春风浩荡的茶园里,依旧端着他的搪瓷缸,爽朗的笑点亮了四月的茶园,“看,茶树鼓新芽!”

一瞬间漫山遍野春色涌动,茶香浸透了春天。

(本文作者系烟台牟平区作家协会副主席)

□冯连伟

无数的夜晚如细沙从指缝间流逝,不留痕迹;而有些长夜却在记忆里凿刻出永恒印记。宋代诗人孙应时《不寐》中的“向夕起秋思,无眠知夜长”,恰如我半生辗转难眠时的真实写照。数十年人生际遇恰似昼夜交替,既有春风化雨的和煦,亦有寒霜彻骨的凛冽,而每个浸透悲欢的夜晚,都在记忆深处酿成不同滋味的陈酿。

当命运予我以蜜糖时,夜色便化作温柔的襁褓。

犹记2022年春节前夕,我的大孙子降生了。当新生命的第一声啼哭穿透产房,我的世界骤然铺满星光。

那个除夕,儿子一家是在月子中心度过的,而我和媳妇回到故乡的老宅。尽管父亲和母亲已去世多年,我们一家每年还是要回故乡的老宅过春节,并不单单追求故乡的年味,我还有个私心——家里的灯光永远亮着,父母就不会迷路。几十年的习惯了,老宅除夕的灯光会亮一夜。

那个特殊的除夕夜,我走到院子里,仰望苍穹。亮闪闪的星星仿佛都在向我微笑,我甚至幻想,众多的星星中,也许有两颗就是我的爹娘,他们也在为家里添了人口而祝福。虽然寒风刺骨,但那晚上我用手机拍了许多照片。在我,似乎周边次第响起的鞭炮声,也是天地为新生儿奏响的祝祷乐章。那一夜,我躺在床上,一直想进入深度睡眠,却怎么也合不上双眼;硬把眼合上了,心里依旧被幸福和快乐填满。彻夜难眠的辗转里,大脑里像有一架始终在运转的机器,把人生的酸甜苦辣一遍遍过滤,最后竟都泛起甜甜的回响。

然而命运的秤杆从不永恒平衡,当至亲生命的天平开始倾斜,黑夜便化作凝固的琥珀。

2016年深秋那个永夜,在医院里治疗了近500天的娘进入生命最后的时光。那个夜晚到来之前的白天,娘的血压、心率、血氧指标离延续生命的要求有了极大的距离。老年病科的王主任把我叫到一边,告诉我所有能用的药

□燕鸿波

“三月八,吃椿芽”。清明过后,老屋的香椿树上抬头便见芽儿缀满枝头。芽叶红如玛瑙绿如翡,棕红配着青绿,幽幽清香弥漫在空气中——这是独属于时节的馈赠。

“头茬椿芽最金贵”,母亲念叨着这句话,搬来梯子,将一簇簇嫩芽摘下。刚摘下的椿芽先经冷水浸泡,焯水后,冷水再冲凉,清洗工作才算结束。

椿芽的吃法有很多——腌、炒、煎、炸,全凭个人喜好。

因是头茬的缘故,头一道必是现采现煎的椿芽煎饼:刀刃分开紫红的暮色,露出内里的翡翠芯子,和着金黄的蛋液搅出琥珀色的糊。锅烧至微微起烟,倒入凉油。母亲筷子不停,搅拌着盆里的椿芽,像是一个优雅的指挥家把它们带入合适的节奏。起承转合之间,白醋和盐在母亲的指挥下,适时地加入这场演奏。

母亲并没有停下,椿饼定好型后,小火转中火,锅子似银蛇左右来回摆动。饼子在这场华尔兹里演出的第一幕

【浅酌流年】

## 无眠知夜长

不仅操心生养自己的爹和娘的衣和食,她还操心傻弟弟的冷和暖;她把自己的五个儿女养大成人,她还帮着把十几个儿女的儿女拉扯成人。此时她疼爱的小儿坐在她的病床前泪眼婆娑,她又哪里知道呢?可是我小的时候,稍有风吹草动,都会让娘夜不能寐啊!

这个夜晚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这样的夜晚,让我感觉是那么漫长。我恨夜长,我盼着跨过黑暗,迎来黎明前的曙光,老娘能睁开她的双眼,看看她留恋的人世间。

人的一生要经历无数的夜晚,伴随人生的起起伏伏,或喜或悲,或酸或甜。人生长卷铺展在昼夜交替的经纬线上,每个铭心刻骨的夜晚都是命运的铃印。当喜乐与悲怆在记忆的暗房里显影,方知生命原是在无数个不眠夜里淬炼成钢。此刻再读“向夕起秋思,无眠知夜长”,恍然彻悟:那些辗转反侧的长夜,何尝不是岁月馈赠的沉香?它们如深埋地底的树根,在时光滋养中悄然生长,终将在某个黎明破土而出,绽放成照亮余生的星芒。

【顺其自然】

## 春日食椿

渐渐接近尾声。只见母亲手腕轻抖,一个巧劲,椿饼飞离锅身,空中一个翻身,锅底再次传来椿饼悠悠扬扬的歌鸣。

刚出锅的椿饼泛着油星,咬开焦脆的外皮,椿芽特有的香气混着蛋香在舌尖展开,烫得人直哈气也舍不得松口。

另一份切好的香椿,自然是要凉拌的。白瓷碗里码着切好的老豆腐丁、蒜末、辣椒面,顶上堆着翡翠似的椿芽碎。油烧到八分热,“滋啦”一声泼下去,香气直扑鼻子。到底顶着“开春第一鲜”的美名,一进嘴,便让人欲罢不能。再配上几个暄软的白馒头,一餐下来,吃得心满意足。

吃得多了,母亲也会炸些椿鱼儿抑或腌些椿菜来换换口味。在北方,关于椿芽,还有着“常食椿蕈,百病不沾”的说法。

谷雨将至,老树抽新芽。母亲的白发与紫红的椿芽在风里轻颤。灶台炊烟袅袅,四十年的光阴都融在这缕熟悉的香气里。忽然懂得,所谓“百病不沾”的不是椿芽本身,而是代代相传的,这份对时令的敬重与珍重。